

长夜后的黎明

CHANGYE HOU DE LIMING

于 寄 愚 著



1. 不平靜的大桑林

小菜子再也睡不着了。他睁开眼睛一看，媽媽手里拿着包袱，还坐在他的身边。奶奶在东屋里，口里咕囁着說夢話。他爬起半个身子向窗外看了看，月亮早下去了，院子里黑黝黝的。已經半夜多了。远处东北角上还在响着枪声。不过，枪声很弱，而且是另另碎碎的。敌人可能走远了。

前几天，敌人开始了大扫蕩。唐家口子据点也增加了一大队鬼子。鬼子一到据点，就出发扫蕩去了。唐家口子离这里四里多路。平常日子，据点里的伪軍同少数鬼子不大敢出来，因为县独立营經常在这一带地方活动。可是，每逢据点里增加了鬼子，伪軍和鬼子就要出来搶粮食、捉人。两天来，庄里的人惶惶不安：到別处去扫蕩的鬼子說不定什么时候又要轉回来了。本来听說，鬼子是到西面一专署經常活动的地方扫蕩去了。可是，昨天黄昏前后，突然听到东北角上响起了枪声。据說，这是向东轉移的一专署叫敌人合击上了。独立营剛住下不久，連夜又开走了。小菜子的爸爸随后也出发了。

小菜子的爸爸叫刘德。他是軍区設在这一带的秘密偵通站〔注〕的站长。他平日不大在家，加上伪軍又都怕他，誰都不敢輕易出来惹他，所

以敌人几次要捉他，都沒捉到。这里周围很大一片地方是敌我爭夺的游击区，敌人在每个庄里設着联络员，我們在每个据点里差不多也都有情报关系。联络员各式各样都有：有的联络员專門替敌人干事，有的联络员靠攏我們，有的联络员是两面应付的。各庄的村长情形也差不多；有的庄干脆用两个村长，一个替敌人办事，一个作抗日工作。情况是这么复杂，有許多事誰也估不透哪是真的哪是假的。可是，有一条是变不了的，那就是，真心投靠敌人的究竟是极少数。广大群众都是痛恨敌人，拥护坚决抗日的八路軍的。小莱子他們这个庄更是个白皮紅蘿卜。

自从昨天晚上东北角上响起了枪声以后，庄里許多人都带着被子到田野里去了。这一带的老百姓已經这样过了好多年。平常日子还敢在庄里住；一遇到风吹草动，無論在白天或在晚上，人們都住在田野里。只有在早晚，人們才赶忙回家办点吃食，拿到田里去。哪怕是隆冬天气，人們也只好这么过。因为，不管你向敌人应付也好，被逼着給他送給养也好，敌人不来便罢，一来，不是搶就是捉，敌人的心肝生就是黑的。

小莱子的爸爸走后，奶奶就催着小莱子同他媽媽到田里去。奶奶本人是哪里也不去的。她耳朵不灵，眼睛又花，而且还腰酸、腿痛，她宁愿死在家里，不肯再受这么多的罪了。爸爸临走时嘱咐过媽媽，叫她等着联络员刘七子。刘七子从据点里回来后，万一有什么情况，就叫他連夜赶到約定的地点找爸爸。媽媽不走，小莱子也不放心。媽媽只好叫小

〔注〕 偵通站是抗日战争时期冀魯边地区一种軍事上偵察兼秘密交通的組織。站設在有群众基础的村庄里，負責人都是当地的抗日干部。我軍在經常游击活动中，通过偵通站傳遞重要文件和了解当地的情况。

菜子先睡下。她手里拿着包袱，坐着打瞌睡等待刘七子。媽媽已經等到半夜多，还不見刘七子回来。媽媽不睡，小菜子也不安心，他已經醒了三次了。

“媽媽，你睡一会儿吧。我来等吧。”小菜子恳求媽媽。

“用不着，我不困，你睡你的吧。这种事情你办不了。”媽媽說着，用力睜开眼皮，用手揉揉臉。可是，一会儿，她的眼皮又合上了。小菜子不再跟媽媽爭辯。他看到媽媽的眼皮一合上，就悄悄地爬了起来，輕輕脚地下了地。他推开房門，走到院子里。他仰起脖子听了听，枪声稀少了。他真想到外面去走走，再到庄头上轉一圈。万一遇到鬼子，他就大声叫喚，当然，最好是有枪放两枪，叫留在庄里和田野里的人都听到。事后，大家一定說，小菜子真行，他什么事也办得了。这样，媽媽就不会再把自己当小孩子看待了。但是，他立时想起，他下地来是为了替媽媽等刘七子，好讓媽媽多打一会瞌睡；他不能走开。小菜子找了个小凳子，在門口坐了下来。他双手托着腮，听着远处又討厭又有趣的愈来愈稀少的枪声。

“啪，啪！”两記敲門声。这可等到刘七子来了，小菜子立刻跳起来，迅速拉开門。他装作懂事的样子低声說：“你来啦！”

“嗯，”进来的人应了一声。小菜子看出进来的是爸爸，这才有些吃惊。爸爸身上背着一个，吃力地一直走进了西屋。媽媽听到声音点起了灯。爸爸把背来的人輕輕地放在床上，轉身对媽媽說：“快把里套間收拾一下，先藏一下再想办法。”媽媽来不及多問，急急忙忙地收拾屋子去了。

小菜子偷眼看了一下：这个人穿着軍装，滿腮黑胡子。看样子，他



几天没刮脸了。他头上绑了一块裹腿布，血浸了出来，滴下的血点粘在胡子梢上。他咬着嘴唇呻吟着，斜着身子躺在床上。他腰上还有一大块血。小莱子正看着，只见他忽然向自己作了个鬼脸，眯了眯眼睛。小莱子几乎吓了一跳。看他那眯眼睛的神气，好象有点认识。再仔细一看，他原来是专署警卫营的张营长。专署在这个庄里住过一次。那次，小莱子曾到他的营部玩过。小莱子跟他很快就熟悉了。他缠着张营长要子弹，要他教自己放枪。张营长长得很粗壮，可是个好脾气。他对小莱子耐心地比比划划，教了半天，还开了他两个玩笑。这些他都记得很清楚。就是隔的日子久了，他一时间认不清这个老朋友了。

小莱子立时对张营长关心起来了。他问张营长的伤是轻是重；敌人是怎样合击上来的；专署的情况怎么样了……他正问着，只见爸爸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块白洋布。他对张营长说：“再包一包吧。”张营长点了点头。爸爸转身对小莱子说：

“你睡过觉吗？”

“睡过了。”小莱子急忙回答。

“好吧，你到北面大路上望着点。天大亮以后再回来。”

小莱子坐在大路旁边的桑林里，口里嚼着桑椹子。他准备再过一会就回家。这时，天边已透出了鱼肚白色。枪声已经停止多时了。这条大路从东北伸过来，一直通到西南方的唐家口子。大路两边是密密层层桑林。在春天，平原上是多早的；小麦因为等雨，急得叶子梢都发焦了。老桑树却不大在乎；天愈旱，它的桑椹子愈甜。这一带的桑树特别好，叶子有巴掌大，桑椹子大得象龙眼葡萄。桑椹子的颜色是紫盈盈

的，放在口里蜜一样的甜。就因为这里的桑树出名，小莱子住的庄就叫做大桑林。

舒长的桑枝盖在小莱子的头上。桑枝上面挂着一簇簇的桑椹。有的干脆就垂到他的鼻子底下。他只要一伸脖子，它就会溜到他的嘴里来；他只要把舌头一动，蜜汁般的甜水就流到他的肚子里去了。若是没有鬼子，这一带的生活多么美好啊！

小莱子一伸手，又摘下一棵肥大的桑椹来。他的尖耳朵立刻听到一阵轻微的悉索声。他抬起身子，细起眼睛，向大路两头望了望，什么也没有看见。他正在奇怪的当儿，只见从大路对面的桑林里，一个女人拂着桑枝悄悄地走过来。这个女人身上是农村妇女的打扮。可是，看她走路的样子；和她在黎明的微光中闪动着的细白的小手，却又不象个乡下人。她走到路边，伸头向大路两头望了望。接着，她就迈步走过来了。蓦然间，她发现对面路边上有个人，急忙缩了回去。小莱子装作没看见，还是一声不响地坐着。不一会，这个女人又探出头来。她看清楚是个小孩子，就大胆地向他招了招手，低声说：

“小弟弟，你过来。”

小莱子不答理她。在这种时候，他怎么能够随便走到一个陌生人的跟前去呢？即使是女人，也不行。这个女人又向他招了招手。他有些不耐烦，说：“有什么话，你讲吧。”他说着站了起来。

“前面是大桑林庄吧？”这个女人问。

“嗯。”小莱子应了一声。

“你也是这个庄的吧？”她又问。小莱子再没应声，不愿意地稍微点了点头。

“我問你，有个叫刘德的，你也許認識吧？”这个女人問。小萊子听到她問到爸爸，心里才有些不安。他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誰知道这个女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呢？他隔了一会儿，故意放粗了声音說：

“你問他干什么？”可是，她一点也不窘，好似看透了什么，走前两步，急切地說：

“他在哪里？快告訴我，我有事情找他。”

“什么事？”小萊子更加不安了。

“我有要紧的事。”这个女人带着恳求的神气說。

小萊子又不吭声了。

她走了过来，現出急不及待的样子。她仔細地看了看小萊子的臉，深思似地把眉头稍微皺起，眼睛轉动了一下。然后，她低下头，低声輕气地对小萊子說：

“我是一专署的。我有要紧的事找他。”

小萊子一听到“一专署”三个字，身体震动了一下。他这才感到有点对不起这位女同志。他向她笑了笑，剛想講話，忽然听到从西面傳來自行車的声音。这工夫，天已經大亮了。小萊子一抬头，只見从大路的轉弯处一下子冒出了兩輛自行車。小萊子看到第一輛車上騎的人，吓得向后一跳就跳到桑林子里。那位女同志也本能地躲回对面的林子里去了。

“站住，站住，再跑就打死你。”車上的人叫了两声，跳下車，朝着小萊子奔过来。小萊子一时发慌，站住了。

那个人长着一副干黃的面孔，嘴唇上挂着几根稀疏的黃胡須，臉当中一顆紅鼻子，就象一块黃蜡上面粘了一段紅蜡烛。小萊子早就認識

他。他是据点里鬼子的谍报員——外号叫紅鼻子。这个庄里有人叫他黃鼠狼，也有人叫他紅蜡烛。这个人坏得出奇，什么坏事他都干。他曾經帶着人捉过小莱子的爸爸沒有捉成。可是，这个家伙刁得很，当据点里鬼子少的时候，你就是請他出来，他也不出来。有一次，小莱子的爸爸在路上遇到他，差一点把他逮住。自那以后，他就不大敢到这个庄里来了。这几天鬼子出来扫蕩，他又在大白天里，耀武揚威地到处窜了。

“过来，过来，我問你，”紅鼻子向小莱子叫着。小莱子躲在一棵桑树旁边不动。

“我問你，你爸爸在家嗎？”紅鼻子問。小莱子大声說：“不在。”

“你小子不要騙我。”紅鼻子向他瞪着眼威吓。

“在不在家还怕你不成？”小莱子向紅鼻子頂了一句，一轉身就溜进林子里去。

“小杂种，你不用跑，你早晚跳不出我的手。”紅鼻子罵着上了車。小莱子走了两步，又轉了个弯站住了。他听見紅鼻子对另外一个人說：“我看沒事，进庄再說。”車子走了两步，紅鼻子又忽然想起了什么事，說道：“剛才那个娘們长得滿漂亮，怎么想不起是誰家的？”說着，两輛車子走远了。

小莱子走出桑林，想到对面林子里去找那位女同志。背后却有人輕輕地叫了一声“小弟弟”。他回身一看，那个女同志却从这片林子的西边走过来了。小莱子有些吃惊，也有些佩服，說：

“你怎么在这里？”

接着，小莱子請女同志在这里等他一会儿，他就快步走回家去。

小菜子一回到家，媽媽急忙說：“快坐下吃飯吧。”小菜子說：“不忙，我還有事。”他跑到爸爸跟前，把遇到一個女同志的事告訴了爸爸。爸爸仔細地問了問，弄不明白她是誰。因為小菜子連人家的姓也沒問。爸爸想了想說：“好吧，你去把她帶來吧。”小菜子剛要再談達到紅鼻子的事，只見村長的老婆哭喊著闖進門來了。

“可壞啦，你大叔呵，孩子他爹叫黃鼠狼拴去啦。”村長老婆一進門便大聲地喊叫起來。

“怎麼拴去的？”小菜子的爸爸急忙問。

“誰曉得呢，黃鼠狼一進門就罵，說昨天晚上庄里住着獨立營不早些去報告。黃鼠狼叫孩子他爹到據點里去向鬼子回話，這還會有好事嗎？”村長老婆說著又大聲哭了起來。小菜子的媽媽急忙拉她坐下，替她擦眼淚，勸說著。小菜子的爸爸緊閉著嘴唇，一言不發。他轉身又向村長老婆說：“你知道劉七子回來了沒有？”

“哪裡回來了？他家里的人也都在干著急。”村長老婆哭嚶嚶地說。

“嗯，事情怕有些麻煩了。”小菜子的爸爸說著，從鼻子里喘出一聲粗氣。接著他又對村長老婆說：“你用不到哭，隨後想辦法吧。”

這會兒小菜子一直望著爸爸的眼睛，他不曉得在這個當兒該不該去叫那個女同志。爸爸好象明白了小菜子的心意。他對村長老婆說：“你坐會兒吧。我有点事。”他又對小菜子說：“你吃飯吧，我自己去看看。”

村長老婆在抗日方面是出名落後的。小菜子爸爸走後，她一面不住聲地哭著，一面向小菜子媽媽嘮叨地訴苦：

“……我說不叫他干這個斷命的村長吧，他就是不聽。天天不是挨罵就是受氣，這有什麼好處……村里人真是不公，為什麼別人不肯

干，偏要他去受难为……这下子可好了。撇下一窝孩子，可叫我怎么过？……”

村长老婆又哭又說的，叫人听起来，又同情又心煩。小莱子媽媽是个有耐心的人，她連說帶劝地好万才把她劝走了。

一会儿，小莱子爸爸回来了。他一句話也沒講，就坐在小凳上。

“是誰？”媽媽低声地問。

“专署抗小的周老师。专署受合击时，抗小学生都被打散了。周老师亲身带出几个頂小的。还不知道另外那許多散到哪里去了。”爸爸低声地說着。孩子們的命运在压着他的心。

“怎么安排他們呢？”媽媽关心地問。

“是呵，怎么个安排法？”爸爸說着，头稍微一低。“我今早剛想去找村长，設法把張营长轉移到一個牢靠的地方去，村长却被控到据点里去了。这真是，屋里生孩子，房頂上起火，急上加急，紧上加紧。我又不能呆住在家里。我們家里又不是个素淨的地方。暂时村里一个頂事的人都找不到。怎么办呢？……”爸爸說着，皺起眉头。

小莱子爸爸，刘德同志是个性子剛强的人。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困难。連他的亲儿子也是头一遭看到他这么发愁。这时小莱子心里模模糊糊地感到情况愈来愈严重了。他抱怨自己半点也帮不上爸爸的忙。

“莱子，你先替他們把飯送去。”爸爸說着站了起来。他两腮下的筋在輕微地跳动，两眼向前面望着。小莱子的爸爸每逢遇到什么大的困难，决心要战胜它的时候，就会这样站着一会神。

2. 多么好的周老师

小莱子穿过几片桑林，来到一条旱河〔注〕前，他顺着旱河再走上一段路，就到了小枣树行子的跟前。在这片枣树行子下面有一个小洼地，小洼地的南面就离大路不远了。这一带地方出产一种出名的金絲小枣。可是这个庄的附近桑树多枣树少，爸爸一說这个地方，他一下找到了。

小莱子探着头向里一看，只見周老师身旁坐着三个小孩子：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年龄都同自己差不多，十三四岁上下。一个长得細皮白肉的、长方臉的男孩子，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手里在玩着一根草。在他旁边躺着一个长着一双大眼睛、一副团圓臉的小男孩，在低声唱着一个好听的歌。那个小女孩坐在周老师身旁，低着头靜靜地看書。周老师手里拿着一只不曉得是哪个小孩的鞋子在縫着。不等小莱子看仔細，他們一听到他的脚步声，都警覺地抬起头来。周老师看到他来了，对他高兴地笑着，連忙招呼他坐下。

在別人吃飯的时候，小莱子把小女孩子放在他身旁的那本書順眼看了看。這本書上密密麻麻地印着許多字。他看了看，除了少数几个字外，大部分都不認識。

小莱子在初小剛念完二年級的时候，鬼子就来了。这里离开鬼子据点太近，学校关了門，随后就再也开不起来了。也有人曾想把学校再办起来，明里念汉奸書，暗地里念抗日書。可是，鬼子和汉奸队不断地

〔注〕旱河是一种干涸了的河。

出来，大家成天忙着逃难，办学的心思也跟着逃难逃掉了。这时，小菜子看到这三个同他长得一般大的小学生竟能認得这么深的書，不由得带些佩服的心情向他們望了望。这时，那个大眼睛、团圆臉的小男孩正咧着嘴在看他。而且，他还向小菜子逗趣地碰了一下鼻子。小菜子臉上一紅，連忙把書推开了。

不一会儿，周老师吃过飯，走到他跟前，坐了下来。她用手友爱地撫着小菜子的肩膀，含着笑对他亲切地望了一会儿。然后，她低声問：

“你念过書嗎？”

小菜子有些发窘，把头搖了搖。二年級的小学生哪能算是念过書呢？而且，他学过的字差不多全都忘了。那个大眼睛的小男孩这时走过来，插嘴說：“你会唱歌嗎？”小菜子又搖搖頭，說了声：“不会。”那个长方臉的男孩子也走近前来，慢声慢气地問：“你会放枪嗎？”周老师站了起来，望着他們笑笑，說：“你們一起玩一会儿吧。”

他們很快地就熟識了。你一言我一語地談开了打鬼子的事。那个小女孩站在一旁安静地听着，不多說話。在談話中，小菜子什么都曉得了。大眼睛、团圆臉的小男孩，大家叫他小豆子；长方臉的男孩子叫小木瓜；只有那个女孩子沒有綽号，她的名字叫宛明。

大家正談得熱鬧的时候，忽然听見南面大道上有大車的磷磷声和大皮靴走路的沓沓声。听起来人数一定不少。昨天夜里剛受了敌人合击的三个小学生頓時臉上有些緊張。小菜子說了声“我看看去”，就弯下腰，钻进前面桑林里去了。

小菜子順着桑枝的空隙，眯起眼睛向外望。在大道上，正过着鬼子兵和汉奸队。鬼子兵搖晃着脑袋，費力地拖着沉重的脚步。汉奸队，有

的皺着眉頭，一聲不響地跟着鬼子兵趕路；有的歪戴着帽子，嘴里叨着香烟，嘻嘻哈哈地胡調。在隊伍中間，有被綁着的壯丁，几輛大車和一些小毛驢。大車和小毛驢上馱着糧食、小豬、各式各樣的包裹，还有几个被綁着的年輕女人。她們有气无力地哭泣着。有一只小毛驢上的一个女人哭得最厉害，嗓子快哭哑了。在她后面跟着走的是一个老头儿，他手里搀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这个老头儿的前額上涂着一块血印，身上的衣服裂了几道口子，他在向一个赶着小毛驢的汉奸苦苦地哀求着。他一面哀求，一面用手打着自己的胸膛。那个小孩子的臉上挂着眼泪和鼻涕，蒙着一层尘土。他的小嘴張得老大，光看見他的两条小腿在晃動，可是跑不快。这个汉奸带着一副墨色眼鏡，看起来是个小汉奸官，他走几步就取乐般地回头对老头儿踢一脚。他說：“你只管跟着吧。准成請你喝盅喜酒就是。”說完他又哈哈地笑兩声，再踢上一脚。

鬼子兵和汉奸队过完了。小萊子直起身来，觉得腰、脖子和眼睛都麻木了。他渾身难过，打心里不舒服。他要赶回家去，把看到的事情都告訴爸爸。他一轉身，看到在他身后的一棵桑树底下站着周老师。周老师面色蒼白，呆呆地站在那里沒动。他走到她跟前一看，她眼睛湿了，嘴唇咬得有些发青了。她伸手抱起小萊子，用力摟着他。她的手在抖动着。小萊子忽然倒在她的怀里哭了起来。連他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要哭。这两个人，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子，紧紧地抱在一起，仿佛受了誰的欺負，有苦說不出的样子。而且，就在这一会儿，小萊子突然爱上了这个他才見了两面的周老师。

周老师仍旧一言不发，帶着小萊子走了回去。她坐下来后，默默地望着她面前的几个小孩子。过了好长一段時間，她才低声地却是坚决

地說：

“來，找出書來。我們不休息了。我們要抓緊時間上課。”

三個小學生把書拿了出來。但是周老師並不馬上講書，她想了一想說：“我們先談談打鬼子的事吧。”

小萊子坐在一旁聽着。周老師講了許多話。她從鬼子這次掃蕩一直談到將來我們的勝利。有好些話，象什麼“黎明黑”等等，小萊子不十分明白。但大意他是懂的，那就是大家要堅決抗戰到底，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而且，勝利已經不遠了。

聽說出去掃蕩的鬼子已經回來了。晚上，全庄的人誰也不敢留在家里。小萊子媽媽老早就把晚飯燒好了，把被子也捆好了。可是，直到黃昏的時候，爸爸和媽媽誰都不開口。

從中午起，張營長發高燒。直到這會兒，他一粒米也沒進過口。這時，小萊子的爸爸劉德同志急得滿屋子走來走去。他看到眼前的情況，別說一時找不出一個妥當的地方，即使找到了，張營長病得這麼厲害，也不好轉移了。萬一鬼子來了，事情固然不好辦。即使鬼子不來，張營長傷得這麼重，也是很危險的。同時，他又必須在今夜裏或者明天一早去找獨立營。因為獨立營臨走時，教導員交給他的任務是：據點里的情況一有變化，他必須速即報告。即使沒有情況，也要兩天一聯繫。而且，在敵人掃蕩期間，獨立營每天要行軍兩三次，每夜調換兩個村子。即使跟屁股追，他也要繞上幾個彎子。他一走就得一兩天才能回來。張營長傷到這個地步，能把他托付給誰呢？再說，張營長是在掩護專署機關圍困時在最緊急的情況下負傷的。倉促間，專署首長指定要他負責把

張營長拖下去，而且要他負責掩護好。萬一張營長出了事，可又怎么个交代呢？他走來走去，苦苦地思索着。一個問題跟着一个问题钻进他的脑袋里。他心里乱成一团麻，急得浑身在冒火。

这会儿，小萊子正随着媽媽站在張營長的床前。媽媽手里捧着一碗面，這是她第三次想法叫他吃点東西。面細得象頭髮，看樣子只要張營長張開口，不用嚼，面自己會滾到他肚子裡去。她低聲喊了半天，張營長才稍微有些醒了。他睜開發紅的眼睛，失神地向前面望了半天，仿佛什麼也沒看見，什麼事也不明白。小萊子用力握着他的一隻發燙的手，尖聲叫道：“張營長，張營長，你快吃點吧。”他的尖銳的聲音似乎特別靈驗，連叫兩遍，張營長轉著頭左右看著，認出小萊子了。他的嘴角有些笑了。最後，他明白了小萊子叫他的意思，對着湊到他嘴邊的碗口用力吸了幾口。小萊子高興地笑了，媽媽喜得拿碗的手也有些打戰了。媽媽連忙把碗口順了下去。可是，張營長的嘴巴一松，麵條從嘴角流了出來。張營長又燒得昏迷過去了。

媽媽嘆了口氣，替張營長把被子蓋蓋好，帶着小萊子走了出來。她對着滿屋子裡走的爸爸說：

“事到如今，應怎麼辦就怎麼辦吧。你帶着小萊子到田裡去。我在家里守着。”

“你守些什麼？”爸爸同誰生氣似地說。“你帶着小萊子去吧，我留在家里。有事由我把他背走。”

“他燒得那個樣子……”媽媽痛心地说。

“燒就燒吧，死了也不能落到敵人手里。”爸爸說着，嘴巴咬得緊緊的。媽媽不再接應他了，把被子遞給了小萊子，輕聲說：“你自己去吧。

你已經懂事了，自己当心点。”小萊子把被子一推，坐在門坎上，不愿去。

“怎么不听話了？”媽媽嘆着气耐心地說。接着，她想起来了，說：“對了，你同周老师他們留在一起吧。你把飯給他們帶去，不要回来了。”

小萊子提起了飯籃子，撅起嘴來說：“我去了还是要回来的。我要替爸爸看风。”他心里很不自在，为什么媽媽总是把自己看成个沒用的人。这时爸爸也想起了什么，急忙喊住小萊子，說：“你問問周老师，她有葯沒有？要退燒的葯和紅伤葯。”小萊子轉身一出門，一溜烟跑开了。

小萊子跑到小枣树行子时，看到三个小朋友正在低声唱歌。小豆子看見他来到，就高兴得跳了起来，并且带着責备的口气說：“你怎么在这时候才来？你不是要学歌嗎？”

“不行，沒有工夫，我有事。”小萊子喘着气說。他一放下籃子，就跑到周老师跟前，扯了扯她的衣服，放低声音急切地說：“你有葯沒有？”

“什么葯？”周老师看到小萊子这副饱含着机密的神气，不由得笑了。

小萊子把爸爸交代的話講了一遍。周老师站着想了想，沒再多問。她对小萊子說：“一同走吧，我去看。”她回身从宛明的書包里摸出点东西，就对三个小学生說：“你們先吃吧，不要等我了。”宛明“嗯”的应了一声。

在路上，周老师問小萊子是怎么回事。小萊子忙把張营长受伤的事情告訴了她。周老师一进门就瞅着爸爸的臉严肃地說：“早晨的时候，你怎么不對我講？”爸爸搔了下头。媽媽迎到周老师跟前，笑着說：“你就是周老师嗎？”接着，她替爸爸辯解說：“早晨的工夫还好，不大要紧。”周老师随着爸爸走进了屋里去。媽媽又拿起被子向小萊子走过来。小